



叶赛宁传

○ 情侣双传

○ 长江文艺出版社



情

侶

叶赛宁传

◇ 文 俊 文 清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侣双传:叶赛宁传/陈春生,文清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11

ISBN 7-5354-1540-7

I. 情… II. ①陈… ②文… III. 叶赛宁—传记
IV. K835.1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9032 号

责任编辑:吕艺红
封面设计:谢 将

责任校对:朱久山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5837121)
开 本:850mm×1168mm 1/32
版 次: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155 千字

印刷者:公安县印刷厂
插 页:2 印张:8.625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6000 册

ISBN 7-5354-1540-7/K·38

定价:10.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这是一个真正诗人的故事，岁月沧桑，消逝的是诗人的肉体，与世界同在的是诗人不朽的灵魂。三十年短暂的生命，层层剥落为诗的花瓣，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飞翔。当他的诗化为俄罗斯的靈魂时，你会觉得，诗人的坎坷人生，本身就是一首杰出的抒情诗。

——题记

目 录

第一章	啊，风风雨雨的 故乡	1
第二章	田园少年	20
第三章	走向都市	40
第四章	诗坛刮起田野 的风	67
第五章	我明白了，我是 一个玩偶	97

第六章	劲风呼啸的岁月	120
第七章	初入围城	131
第八章	迷惘的诗人	155
第九章	旷世奇恋	176
第十章	永远的情人	206
第十一章	灰烬中的火焰	225
第十二章	让我悄悄地离去	248
叶赛宁年表		265
参考书目		268

第一章 啊，风风雨雨的故乡

啊，风风雨雨的故乡，
静寂四处游荡，
天上悬挂着一个大圆面包，
那是月儿被歪曲了的形象。

在新犁的田野那一边
一株槟榔树花开红透。
一颗闪光的星像熟透了的李子
悬挂在云树的枝头。

我走过又一俄里的路，
心中充满快意，
我沿着浅蓝色的溪水缓步
闻到大地春播后的气息。

沼地上升起的雾气旋转飞扬……
暗夜里木筏上歌声嘹亮

歌唱那不知名的生灵
遍布在你的山岗。

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叶赛宁的故乡在梁赞省雷布诺夫斯克区康斯坦丁诺沃村，位于梁赞城近郊。那是一个幽静、整洁的村子。一条宽阔笔直的大道像串珍珠似地把全村五六百户人家紧紧地串在一起。松树、白杨、橡树、白桦、槭树、还有茂密的灌木丛把村子包裹在一片浓绿之中。即使在白雪皑皑的冬天，淡淡的绿意也从雪绒下探出头来，注视眼前的村庄。

村边，宽阔的奥卡河像一条绿色的缎带轻柔飘过。它像一个温顺的姑娘，清纯得没有自己的性格，总是尽情地将碧蓝的天空和两岸秀丽的景色拥入怀中。站在奥卡河右岸，放眼四望，河对岸是一片广袤的原野，绵延的草原和森林，消失在雾霭和蓝天的尽头。

夏天，清晨静谧而安详。奥卡河悄悄地流淌着，平静如镜的水面便映出黎明的全部色彩，而此时的黎明最具有诱人的魅力。因为蓝天上的霞光是经夜不熄的，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一片霞光呼唤着另一片霞光”。前一天残留在天际的晚霞还未褪净，朝霞却在东边悄悄地燃烧起来。黎明前凉爽轻盈的风，掠过奥卡河面，掀起阵阵涟漪。

冬天临近了，河水渐渐变浅。寒风不住地刮着，气温下降了。奥卡河便被寒流用厚厚的浅蓝色的冰层封住。辛勤耕作的乡亲来到河面的冰层上，用力地敲打出几个冰窟窿。男人们从那儿汲水。妇女们在那儿洗衣裳。有时候，冰冷的风裹着鹅毛大雪顺着河床飞舞着，从陡峭的山崖上往下飘落，把

敲开的冰窟堵得严严实实。从河里挑担水也十分艰难。但这样严峻的日子并未延长很久。太阳在一天天增加着自己的热力，冰雪也开始融化。河岸上偶尔还有从雪里冒出的小草。这时候，河水开始变得喧嚣而急促。河面上冰层隆起，经常传来碎裂的响声。饱受严寒之苦的人们，一边享受着太阳的温暖，一边欢呼着站在岸边观看河面上那飘浮不尽的浮冰。

接下来，奥卡河进入了汛期，像受尽冬天折磨的姑娘，一下子在阳光下又恢复了她充满朝气的风姿。随着河水的陡涨，在陡峭的两岸，无数飞燕的泥巢也被淹没到水中去了。两岸密密麻麻的灌木也随着涨起来的水一起消失，只有几公里外的远方，还能见到黛青色的森林，她们一排排地耸立着，顽强地阻挠着泛滥的河水。

春天的汛期，给人们带来了丰收的喜悦和期望，因为它不仅给人们以引人入胜的美景，还自然而然地灌溉了两岸的牧场。春汛一过，辽阔的牧场一片新绿。只需二十几天，草便拔节似地长高了，在绿草中，细香葱、峨参、草杨莓一夜之间全冒了出来。热闹而愉快的时光来了。男孩子们打着赤脚沿河边找野鸭蛋，女孩子跑到草地上采摘酸草莓。牛群在辽阔的草原上高兴得哞哞直叫，撒着欢儿啃着嫩草。

谢尔盖·叶赛宁，1895年10月3日（俄历九月廿一日）就出生在梁赞省康斯坦丁诺沃村。奥卡河无言东去，通俄罗斯伟大的母亲河伏尔加河。流水无言，却滋润了一方灵秀，广阔的草原，茂密的森林，恬静辽远，诗人就在这里度过了他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柔丝般的草儿垂着头颈，

含香脂的松树吐出芬芳。
啊，你们——草地和密林，
春色醉得我如痴似狂。

在诗人最早的几首抒情诗中，我们不难发现，占据诗人脑海的，是故乡永远氤氲着岚气的奥卡河，清新柔软的芳草地，挺拔秀美的白桦，深沉凝重的古松，还有荨麻、稠李、杂花；云霞、雾霭和露珠。这些抹不掉的故乡风物，记录了诗人人生最初的欢乐岁月。确实，幼时的叶赛宁就曾在这片新绿的原野上尽情地玩耍，感受着大自然的静穆与庄严。他的一位同学回忆说：

“叶赛宁非常爱花，从春天来临到刈草季节之前，我们那块草地简直就是一块五彩缤纷的地毯，那儿什么样的花没有啊！每当我们回家的时候，叶赛宁总要采摘一满抱花朵，弄得他搂都搂不过来，还得让我们帮他抱。”

康斯坦丁诺沃村紧连着沃尔霍纳村。再往前走便是乡政府所在地库兹敏斯科耶村。康斯坦丁诺沃村最显眼的标志是村中心的教堂。教堂的外墙全部被涂抹成白色，四方型的钟楼顶上有五个十字架。最中间一个是高大的十字架，呈绿色。两旁各有两个小十字架，它们像众星捧月似地守护着大十字架，威严而肃穆。教堂外，高大笔挺的洋槐密密匝匝。间或有一两棵苍老的白桦树，因为年代的久远，它的桠杈上筑满了白嘴鸦巢。每年总有一些工匠为教堂的修葺而忙碌。

叶赛宁的家正对着教堂，那是一栋普通的乡村农舍。九俄尺见方。门窗的镶边板，檐板和屋顶，雕刻着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花纹。铁皮屋顶既结实又气派。房间内布置得非常整

洁素雅，还安装有排水管，居家生活是非常方便的，房基的位置也很好，只要从屋里推开窗子，远方苍翠的森林，碧蓝如洗的奥卡河和绿油油的草地尽收眼底。

叶赛宁的祖父尼基塔·奥西波维奇·叶赛宁终身在奥卡河上奔波，靠出卖苦力为生。他从小就笃信上帝，年轻时曾准备进修道院，将自己的整个身心交给上帝，但对世俗的眷恋使他犹豫不决。独身生活到二十八岁，最终还是没有进修道院，倒为此得了个绰号叫“修道士”。“修道士”娶了位比他小十二岁的姑娘，新婚后不久，叶赛宁的祖父便从原来的大家庭里分离出去，开始了独立创业的生涯。

1871年，老叶赛宁经过几年的勤扒苦做，一个戈比一个戈比地积攒了五十三个银卢布，便从地主手中买下了教堂对面一块不大的没有菜园的宅地。买下地后，老叶赛宁便着手准备建一栋像模像样的房子。只有这样，才能算成家立业了。他将自己的房子设计为两层，上边是居室，下边为储藏室。这栋房子成了叶赛宁一家的祖业。叶赛宁的父亲，诗人叶赛宁和他终身呵护的妹妹卡佳都诞生在这里。

尼基塔·奥西波维奇为人厚道，村里人都很敬重他，一致推举他为村长，连续干了好几年，村里的红白喜事都由他操持。他做事干练而精细，可惜在四十二岁的盛年他就去世了，撇下妻子和四个未成年的儿女。

尼基塔的妻子阿格洛菲娅·潘克拉季耶夫娜·阿尔丘申娜，像大多数俄罗斯母亲一样，具有顽强不屈的品格，她毅然挑起支撑家庭、哺养四个孩子的重任。此时叶赛宁的父亲亚历山大·尼基季奇正念乡村小学三年级。家里突飞横祸，书

是不能再读下去了。于是，阿尔丘申娜通过熟人找门路，把儿子送到莫斯科一家肉铺当伙计。过了几个月，生活窘迫的局面依然严重。阿尔丘申娜又把年龄更小的儿子伊万打发出去谋生。丈夫不在了，两个儿子又外出打工，曾经热闹的房子一下子便显得空落起来。而房子刚好在教堂对面。阿尔丘申娜决定将房子租给在教堂和礼拜堂工作的画家、石匠和油漆匠们。这样每月可收几个银卢布补贴家用。

叶赛宁的父亲在莫斯科肉铺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五年，长成了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十八岁那年，他回到故乡娶了邻村一个叫达吉雅娜的姑娘为妻，这个女孩子那年才十六岁半。虽然不识字，但天资聪颖，她的歌唱得很好，歌词的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有民歌，也有流行的抒情歌曲，还能唱礼拜堂的祈祷词。她的记忆力惊人，孩子们念的诗，只需一遍她便能记住，过了许久还能背诵出来。她唱的好多歌曲，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尼基金等杰出诗人的诗谱成曲的。这些歌曲后来无意中滋养了她的孩子的文学天赋。

但这位乡村女性的一生并不幸福。婚后蜜月的温馨和甜蜜还未来得及仔细咀嚼，叶赛宁的父亲为生计所迫，丢下新婚燕尔的妻子，独自一人重返莫斯科，对于一个不满十七岁的小姑娘来说，新的家庭环境、新的人际关系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的适应过程。更何况，她的婆婆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婆婆阿尔丘申娜含辛茹苦许多年支撑着一个残破的家，现在生活渐渐露出了兴旺之气，自然劳苦功高，她便处处拿婆婆的架子，而家里众多的房客还要小媳妇照料。做饭、洗衣、排水、打扫整理房间，一天到晚小媳妇没有空闲过。可是婆婆并不领媳妇的情，稍不如意就给达吉雅娜脸色看，而且还一

个劲地唠叨。丈夫年轻，也不知道疼爱媳妇，偶尔回家，从不和妻子说几句温情安慰的话，在莫斯科挣到的钱如数交到自己母亲手中，至于妻子是否需要花钱，他连想都未想过。

就在这没有温暖，得不到体贴的家庭生活中，达吉雅娜生了两个孩子。大孩子生下后，由于没有养育经验，体质很差，不出几个月便夭折了。1895年10月3日，达吉雅娜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他便是后来名扬世界的俄罗斯抒情诗人叶赛宁。

叶赛宁三岁时，达吉雅娜决定带着儿子回娘家去。因为在婆家诸事不能作主，手头拮据，连孩子喝牛奶的钱婆婆也不愿给，要买牛奶，她只好去卖自己的陪嫁。由于这一原因，未来杰出的抒情诗人便来到与自己家乡毗邻的马托沃村，并在那儿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代。

当时的俄罗斯农村还保留着半农奴制的状况，地主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时，夺占了大量的肥沃土地，农民只能以“工役”的形式或以大部分收获物来租种地主的土地，俄罗斯在经历了1891年——1892年可怕的饥谨之后，在1900年以前又经历了几次大的饥荒，天灾加上国家不停的征战，使古老的俄罗斯一派凋零，叶赛宁的外祖父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季托夫因经营着驳船，经常往返彼得城，因而很少受到年成的影响，日子过得很是富裕，在这位豪爽、幽默的外祖父的荫底下，叶赛宁和他的三个年幼的舅舅度过了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去奥卡河垂钓，去草地上嬉戏，自由自在的日子培养了诗人对土地、对自然的深情，在简约的自传中，诗人曾这样写道：外公有三个尚未成亲的大儿子。我的整个童年时代几乎都是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我的三个舅

舅都是机灵、勇敢的小伙子。我刚刚三岁半，他们就把我放到没有鞍的马上，立即放马疾驰。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吓呆了，死死地抓住马的鬃毛。后来他们教我游泳。一个舅舅（萨沙）把我抱到船上，划离河岸，然后给我脱去衣服，像扔只小狗似地把我扔到水里。我不会游泳，心里害怕，两只手劈里啪啦乱打水。我一呛水，他就喊：‘唉，坏小子，你真不中用！’‘坏小子’在他嘴里是个亲切的字眼。后来，七八岁的时候，我便常常为另一个舅舅顶替猎狗的角色，游到湖中捡拾打下来的野鸭。我爬树爬得很好。在一群男孩子中我还是个小头头，还非常爱打架，身上总是伤痕不断。从诗人的自叙中，我们发现，童年和少年，在诗人心目中留下了怎样美好的回忆：自由的嬉戏，培养了诗人自由的灵魂，而对大自然的亲近，又直接孕育了这位俄罗斯土地上的深情的歌手：

河水悄悄入梦乡了，
幽暗的松林失去喧响。
夜莺的歌声沉寂了，
长脚秧鸡不再欢嚷。

——《夜》

永恒的俄罗斯的风物，直入了诗人的灵魂，是故乡田园的风情画，也是诗人的深深的咏叹。在诗人这些最初的习作中，对其他诗人的模仿和民歌形式的借鉴，难掩其诗作主题、意象的清新质朴，毕竟，创作此诗时的诗人还在故乡那派纯净的蓝天下，还在那派永恒的恬静中，而诗的血脉里流淌的只能是真纯。

值得称道的是叶赛宁的外祖父母，叶赛宁幼时相亲相依的这对老人，给了诗人博大而无私的爱。

叶赛宁的外祖父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季托夫是个性情豪放，颇有幽默感的人。年轻时，每年夏天他都到彼得堡打短工，大多数时间是在运木柴的驳船上当雇工。他头脑灵活，又善交际，没过几年，便挣下了一大笔钱。他用这笔钱买了自己的驳船，自己当上了船主，收入一下子比过去增加了许多，日子便变得富裕多了。有了钱，外祖父喜好娱乐的天性便显露了出来。只要从彼得堡回来，他便邀请村里的乡亲到家里玩，院子里摆放着整桶的酒，谁想喝就去喝，爱喝多少便喝多少。每当这个时候，全村仿佛过节似的，有的拉起手风琴，有的便伴着乐曲尽情地唱歌跳舞。季托夫组织的娱乐活动有时甚至长达一周。但玩乐过后，季托夫便不住地唠叨：“盐吃多了，火柴也用多了。”

叶赛宁的外祖母娜塔丽娅是个安静、柔顺的女性，对宗教始终抱着严肃、虔诚的态度，是教堂、修道院里的常客。她不仅自己去，还让小小的叶赛宁陪着自己去。这使叶赛宁较小便受到宗教的熏染。在他的许多诗歌中都留有对宗教复杂矛盾的心态。在一份自传里，他写道：

“我记得森林，记得那沟壑纵横的大道。外祖母到离我们家四十俄里的拉多卫茨基修道院去。我抓住她的拐杖，累得勉强拖着两条腿，而外祖母在一旁还一个劲地说：‘走呀，走呀，小乖乖，上帝会赐你幸福的。’我们家常常来一些在各村流浪的盲人，他们唱一些歌颂极乐园、圣徒拉撒路、米科尔以及来自神秘城的贵客米尼赫的宗教诗。”

这位有着一头栗色卷发的漂亮男孩置身于一群虔诚的信

徒和肃穆的宗教氛围中该是怎样的心宇澄彻，意念飞扬，时移事易，已难以揣摩。但人生最初的这些经验深入了诗人的灵魂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回还婉转的唱诗声，那让人心态宁和的旋律，在诗人心中埋下了多少诗的种子！诗与歌，在呼应与交响中轻轻飘举，环护上了一层圣洁的灵光。正是俄罗斯土地上的诗的丰富素养，喂养了一代诗人的最初的胃囊。毕竟，他来自于那片土地，来自那一群虔信的男女，善良如外祖母、关爱如外祖母，春风化雨下成长起来的叶赛宁没有理由不在这浓浓的爱的氛围中俯下诗人不羁的头颅，毕竟，宗教也是劝谕人向善的啊！事实上，叶赛宁直接就有拟圣歌的诗作，出版于1916年初的叶赛宁的第一部诗集，就取名《亡灵节》，“亡灵节”一词源自宗教语汇，即怀悼死者的日子。这里的一些诗即来自诗人早年耳熟能详的宗教传说和故事，诗人以之来演绎某种道德思想和哲理内容，甚至拟圣诗的形式来歌咏大自然的永恒的美。外祖母的陶冶成就了诗人最初的诗歌，而深厚的俄罗斯诗歌传统也直接启迪了叶赛宁。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叶赛宁一天一天长大，在舅舅们的调教之下，他长得健壮结实。而舅舅们的每一项活动，对他来说，总是充满了诱惑。他总是跟在舅舅们身后，他们干什么他也学着干什么。

外婆以另外一种形式疼爱他。这个虔诚的教徒把敬爱上帝的心有时转移到叶赛宁身上。一到礼拜六便把去野地里玩耍、像个脏猴似的叶赛宁抓回来，给小外孙洗澡、剪指甲、抹头发油。叶赛宁有一头金黄色的卷发，天生就是卷曲的，因而不管用什么梳子都无法把它弄直、梳开，抹再多的油也没用。每次洗头梳头，都弄得叶赛宁杀猪似地嚎叫。

只要挣脱外婆的手，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调皮而顽劣，游泳、爬树样样是好手。凭着他的机灵和胆量，很快便成了孩子们中的首领。他喜欢和别的小伙伴打架，不是鼻子打破了，就是嘴巴流血。身上的伤痕从未断过。外婆心痛小外孙，希望他能温顺些。可生性豪爽、见过大世面的外公说：“蠢货，你别管他，这样下去，他会练得棒棒的。”

不谙世事的叶赛宁并不知道母亲的艰辛，几年后，万尼亚舅舅和萨沙舅舅都先后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家里平添了几张嘴，生活负担更重了。屋漏偏遭连阴雨。就在家里开支日大时，外祖父的船只出了事，有两条毁于火灾，其余的全部沉没。经营了大半辈子的产业到了晚年化为灰烬。

叶赛宁的母亲为了不给娘家添麻烦，把叶赛宁托付给自己的父亲后外出打工挣钱。因为她不识字，没有技术专长，再加上没有身份证明，只好在梁赞有钱人家当女仆，有时去莫斯科糖果厂当女工，挣的钱并不多。可她每个月仍按时把钱寄到父亲季托夫那里，作为叶赛宁的生活费。

这时候，叶赛宁的母亲痛感生活的不幸福，丈夫的不尽责，便提出离婚的要求。在那个时代，女人离婚谈何容易，更何况叶赛宁的父亲还希望两个人继续生活下去，他从心底还是满意自己的妻子，只是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爱罢了。

1904年，久拖不决的离婚案把叶赛宁的母亲弄得心力交瘁。想到儿子、想到未来的生活，达吉雅娜决定回到婆家，开始新的生活。这样叶赛宁见到了几乎完全陌生的父亲。这年他才九岁。

叶赛宁的父亲有一双天蓝色的眼睛，一小绺发红的胡子